

铁面人疑案

欧洲历史之谜

[法] 吉尔贝、吉尔米诺主编

怀宇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2 035 4732 2

铁面人疑案

——欧洲历史之谜

〔法〕吉尔贝·吉尔米诺 主编

怀宇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GILBERT GUILLEMINAULT

Grandes
ENIGMES
de l'histoire

© by Editions Gautier-Languereau, Paris 1964.

根据法国戈帝埃·朗格鲁出版公司1964年版译出

铁面人疑案

——欧洲历史之谜

Tiémianren Yian

(法)吉尔贝·吉尔米诺 主编

怀宇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4}$

印张: 5 $\frac{3}{4}$

印数: 1—84,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程国范

责任校对: 许光云

封面设计: 李国盛

统一书号: 10090·382

定价: 0.76元

· 内 容 提 要 ·

本书收集了六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十七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的六个著名历史之谜：巴士底狱戴黑面罩的犯人究竟是何许人？为法国路易十五王后定做的钻石项链最终被谁骗走？法国路易十六之子到底是谁？“驾崩”了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落如何？奥匈帝国的王太子与其情妇为何在梅林宫双双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次女是否死里逃生？

这些历史之谜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者在写作中收集了大量史实材料，并进行了客观分析，各篇所述事件情节真实曲折，读来引人入胜。

原书共收七篇，其中一篇因内容不适，故舍而未用。

目 录

巴士底狱戴黑面罩的犯人.....	1
王后的项链.....	24
教堂的秘密.....	51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死.....	82
梅林悲剧	108
是欺骗还是奇迹?	138

巴士底狱戴黑面罩的犯人

二十个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的士兵护送着一辆马拉轿车行驶在石子铺成的马路上，马蹄的哒哒声和包铁粘辘的磷磷声，丝毫没有引起圣安多城厢大街上行人的注意；他们早已听惯这种嘈杂的声音了。沿着巴士底狱外面的河岸上挤满了各种货摊，小贩们无心旁顾，只是一个劲儿地向着过往的小船吆喝：“喂，点心，热馅饼！……生葡萄酒！……”只有一个肩扛水罐卖水的小贩，一时竟忘记了吆喝“喂，谁要水？”而留意起这辆轿车来。简直是怪事，眼下还是暑气未消的九月，又是晌午时辰，这辆轿车为什么把帷帘遮得严严实实？

如果这个小贩尾随轿车一直走到巴士底狱吊桥的那一边，也就是那立着八个阴森可怖的圆塔的大墙后面，亲眼看看下车的这两位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的来者，那么他一定会更加惊讶。

其中一人年岁在七十上下，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光警觉而阴冷，他就是法国大名鼎鼎的狱吏圣马尔先生，不久前刚被陆军大臣巴波兹侯爵任命为巴士底狱的狱长。在这之前，他在圣马克里特—胡诺拉群岛监狱任职，今天正是赴

任伊始。

至于和他一起来的那位缄口不语的伙伴，由于整个面庞被蒙在一个黑色的面罩里，人们很难说出他的年龄。这一行人在路过圣马尔先生的领地巴尔多时曾歇午用餐，当地农民有幸长时间地观察这位蒙着面罩的奇怪来者，都说他身体修长，银发霜鬓。

两个人一下车，巴士底狱仅次于狱长的第二号人物、直接受命于国王的刑部官杜荣卡走上前来，向新任上司施礼问安，引路开道。

他不声不响地先把他们领进巴士底狱南塔——巴兹尼叶塔，随后就把戴黑面罩的人安排在第一号牢房——他在这里只能停留几个小时，等待狱长为他安排最后的去处。

夜，降临了。杜荣卡先生果然又来到南塔找这位神秘的犯人。这一次，圣马尔先生没有同来，而是派了他从圣马克里特监狱带来的、他最信得过的执达吏卢萨尔治跟着来的。圣马尔先生还带来一位掌管牢房钥匙的看守安多那·卢。圣马尔先生喜欢身边的人都是自己的心腹。

这个犯人最后被安置在毗邻的波雷杜迪塔的第三号牢房里。牢房还算宽敞，阳光可以从安有铁篦子的窗口照射进来；砖砌的地面，白灰抹的墙壁，里边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桌子。

牢门刚一关上，门闩便插死了，接着又挂上了大锁。刑部官杜荣卡随即在入狱登记簿上记下这位新来的犯人。对于这位奇怪的犯人，他真希望能了解到比自己要写在登记簿上的内容多得多的东西，但是，圣马尔先生一直守口如瓶。因

此，他最后所能了解到的情况，也不过就是他在1698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四）用潦草的字迹和拼写不准确的单词所记下的那点内容。

这段文字保存下来了。它是这样写的：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巴士底狱狱长圣马尔先生从他过去管理的圣马克里特监狱第一次来到巴士底狱。他带来了一位他早在比尼卢尔监狱任职时就带在身边的老囚犯。这个犯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戴着黑面罩，而且从不披露姓名。下车后，我们先把他送进巴兹尼叶塔的第一号牢房，等着天黑。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和狱长先生从圣马克里特监狱带来的执达吏卢萨尔治先生一道把他引到波雷杜迪塔的第三号牢房。遵照圣马尔先生来前给我下的命令，事先在牢房里安置好了犯人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这个犯人将由卢萨尔治先生亲自看管。”

从那时起，这位隐姓埋名的犯人，直到1703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前——即他转入巴士底狱五年之后死去的那天之前，再没有什么文字材料提到过他。在巴士底狱，除了狱长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准与他说话，只有监狱的外科医生海伊先生和牧师吉鲁先生可以接近他。其他人只能在穿过庭院去做弥撒时才有机会看到他，当然，还是看不到他的面孔。大约四十年后，担任巴士底狱犯人的忏悔牧师格里费先生，从当初在巴士底狱见过这位犯人、到那时还活着的人口中得知，戴黑面罩的犯人死的时候，上面下达的命令是“销毁他

使用过的一切东西，包括衬衣、外衣、床垫、毯子……把囚禁他的牢房墙皮刮掉，重新抹上白灰，把所有的地砖起掉，换上新砖，以防他把纸条之类的东西或别的什么藏在里面，让后人知道他的姓名。”

还是这位杜荣卡先生，以他给这位犯人写入狱登记时使用的同样啰嗦的文字，在离狱登记簿上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位犯人咽气前后的一些情况：

“一七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那位由狱长从圣马克里特监狱带来的戴黑面罩的无名氏犯人，从昨天做完弥撒出来就感到身体不适，今天晚上十点钟咽了气。看不出有什么大病。牧师吉鲁先生昨天为他忏悔过，由于死得突然，他没来得及接受上帝恕罪的圣礼。吉鲁牧师在他死前陪伴过他片刻。这个在这里度过很长时间的隐姓埋名的犯人，于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时下葬在本教区圣保罗坟地。在死亡登记簿上，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姓名，这个姓名连在上面签字的卢萨尔治先生和外科医生海伊先生都不曾听说过。”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杜荣卡先生又补充写道：

“我从杜皮先生那里得知，给这位犯人在死亡登记簿上写下的姓名是马基叶勒先生，为其支付的埋葬费是四十利弗尔银币。”

这些内容在圣保罗教堂的死亡登记簿上也可以看到，不过一处更详细，一处有出入。详细之处是有年龄，四十五岁上下；有出入的地方是上面登记的死者姓名是马基亚里。但是，登记簿上每个人的姓名都是教堂的教士们随心所欲地加以拼写的（例如把卢萨尔治写成卢萨治），而且从马基亚里这个姓名上（在巴士底狱的登记簿上是马基叶勒）也得不出任何结论。

何况，大家也知道，这个马基亚里只不过是化名而已。

伏尔泰^①的调查

以上就是那位神秘莫测的犯人在巴士底狱的一段历史，其真实面目后来一直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内容。圣马尔先生大概——甚至可以揭开这个谜，至少能够为调查提供点线索。难道连他也不了解这位戴黑面罩的犯人？当然不会。可他在这位犯人死后五年也死去了。在这五年当中，他一直避而不谈此事。

陆军大臣卢乌阿（1639—1691）当初选定幸运的军人圣马尔作他的狱吏是有眼力的。圣马尔是个孤儿，从小由军队收养长大，二十四岁时进火枪连^②供职。他曾在上尉达达尼扬的带领下，参加过逮捕财政大臣弗盖的行动。弗盖是因其财势过人，致使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黯然无光和有盗国肥私之嫌而被捕的。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领袖。——译者

② 路易十四时，火枪连负责王宫禁卫。——译者

圣马尔是一个明智和忠于“职守”的人，这是达达尼扬上尉对他的评价。

弗盖先生被判为终身监禁，关押在位于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的比尼卢尔要塞里。为了看管他，陆军大臣卢乌阿先生指派达达尼扬去比尼卢尔，可是这位名声显赫的上尉很干脆地回绝了。他甚至到国王面前去说：“我宁愿全力尽我普通一兵的职责，也不去当一名狱吏。”国王同意了，达达尼扬随即推荐了圣马尔。圣马尔处事心细，精力旺盛，后来很得权力慑人的陆军大臣卢乌阿的赏识，因而被加封为贵族，并晋为上尉，十六年后又受命担任比尼卢尔要塞的城防长官。此外，他的运气同他的亲嫂子——漂亮的杜弗莱斯诺依夫人的关照是分不开的。对于杜弗莱斯诺依夫人的要求，他是什么都不会拒绝的。

因此，圣马尔得以接连被任命为艾克兹勒堡监狱狱长、圣马克里特监狱狱长，并在仕途生涯的后期掌管了法国最令人羡慕的巴士底狱的钥匙。

这位先生沉默寡言，难于接近，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献媚取宠的能手所具有的那些品行；人们对一名狱吏所要求的，也不是这些。他那时之所以敢于贪得无厌地苛扣犯人的口粮费以期达到将六十万旧法郎的巨款留给子女的目的，完全是靠他有着看家狗的盲目忠诚而得到上司保护的缘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能保守必须保守的秘密。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过错，以致两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为了了解他生前不肯说出的东西，简直都成了侦探。

历史学家们很早就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早在戴黑面罩的犯人还活着的时候，在当时作为路易十四的反对派最好的庇护地荷兰，就已经有对这位特殊犯人各种根据不足的猜测。

但只是到了一七四五年，一个大胆的说法才引起了人们巨大的震动：这位戴黑面罩的犯人是路易十四的一位近亲。

事情出自荷兰，更准确地讲，是出自阿姆斯特丹城。一七四五年，一位匿名作者在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波斯历史秘闻回忆录》。我们知道，自从孟德斯鸠发表《波斯人信札》以来，以描述东方风俗的方式来鞭挞法国的现实，已成为一种得手的手法。回忆录的作者用各种借用姓名（以阿巴斯国王代替路易十四，以一位印度女人暗指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最宠爱的跛脚宫女拉瓦丽叶），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着各种荒诞离奇经历的风流人物。按照作者的观点，书中年轻的维尔芒多伯爵是国王和他最宠爱的宫女的私生子，他英俊、机智，但脾气暴躁。有一天，他打了法国王太子——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同父异母兄弟——几个耳光，因而犯下了“弥天大罪”。犯了这样的罪，在当时是要处以死刑的。然而为了不使他受到这种极刑，国王曾打算把他遣往佛兰德去打仗，后来又想让他得瘟疫死去。就在人们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的时候，实际上还活着的小伯爵就被秘密地送到了圣马克里特监狱。在那里，他要永远戴着面罩度日。圣马克里特监狱的狱长对他非常尊敬，但又严格看守，不让他同外界接触。有一天，这位年轻的王子用餐刀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锡制菜盘上，并顺利地把它扔进海里。遗憾的是，一个不识字

的渔民拾到后又交给了狱长。由于这位狱长工作很出色，他被任命为巴士底狱狱长，并把他的那位犯人带到了巴士底狱。

这种说法是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的。但是，它经不起哪怕是最简单的推敲。实际上，王太子比年轻的维尔芒多伯爵小六岁，并且一直受到路易十四的偏爱，按照高级海军将领来培养。在他十六岁时，路易十四决定派他到军队去，完全是为了让他远离那种放荡不羁的宫廷生活。

他是在古尔泰城开始军队生活的，他的上司们曾写信告诉卢乌阿大臣，新的环境使这位放荡的年轻人好象转变了许多。

不幸的是瘟疫蔓延——当时军队里经常发生瘟疫，不久小王子染疾丧生。能证明小王子是得病而死的人很多，因此，任何其它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要紧，反正奇闻已经形成，它一定会得到补充和润饰。六年之后，也就是一七五一年，我们在名作家伏尔泰的笔下又看到了与前面提到的出入不大的说法。

抨击现实派作家伏尔泰是巴士底狱的常客。他因为用辛辣、尖刻的诗句揭露了摄政王菲力普（1715—1723摄政）和他女儿的奢侈腐化，在一七一七年至一七一八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曾被关在巴士底狱。一七二六年他被罗昂骑士的心腹痛打一顿之后，又在那里住过十几天。他第一次被关在巴士底狱的时候，戴黑面罩的犯人死去不过十四年。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可以自由行动，而且经常与狱长同席用餐，因此有可能从见过这位戴黑面罩的神秘难友的犯人们以及看守、医

生和牧师那里搜集一些实物和听到一些议论。但是，伏尔泰的调查结果令人怀疑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本领。下面是他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一书中对于被他称为“铁面人”的一段描述：

“在马扎兰红衣主教（1602—1661）死后几个月发生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非常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们对它都没有过问：一位不知姓名的犯人极为秘密地送到普罗旺斯省近海的圣马克里特监狱。他比一般人身材要高，举止不凡，在转移的途中一直戴着面罩，面罩的底托带有弹簧，他可以戴着面罩吃饭。看守人接到的命令是：只要他一暴露身份，就立即将他处死。他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位忠实的军官——比尼卢尔要塞的长官圣马尔先生把他从圣马克里特监狱带到了巴士底狱，自然，他始终都戴着面罩。在其离开圣马克里特岛之前，陆军大臣卢乌阿曾去看望过他，毕恭毕敬地站着和他说过话。他在巴士底狱的牢房与他在岛上的牢房一样舒适。他提出的要求从未遭到过拒绝。他最喜欢的是特别柔软的衬衣和披巾。他还会弹吉他。他非常令人尊敬，狱长在他面前也很少坐着。巴士底狱一位经常给他看病的老医生说，尽管他经常查看这位奇怪的犯人的舌头和身体的其它部分，但从来没有看见过犯人的面孔；说犯人的皮肤细嫩红润；还说当时只注意了他说话的语调；他不抱怨自己的处境；从不露出破绽让人猜到他可能是谁。这位犯人死于一七〇三年，埋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坟地里。更使人惊奇的是，在他被送到圣马克里特岛的时

候，整个欧洲并没有什么地位显赫的人物失踪。”

在第二年再版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中，伏尔泰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看得出来，在这段时间里，他读过阿姆斯特丹那位匿名作者所写的《波斯历史秘闻回忆录》一书。伏尔泰增加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狱长亲自把饭菜送到牢房桌子上，然后把牢门锁上再离开。有一天，这个犯人用餐刀在银盘子上刻了些东西，从窗户把盘子向当时泊在监狱墙脚下的一只小船扔了过去。船主是位渔民，他拾起了盘子，又把它交给了狱长。狱长惊慌地问渔民：‘你看见上面刻写的东西没有？’渔民回答：‘我不识字，也没有别人看过这个盘子。’这位渔民一直被扣留到狱长确信他真未看过上面的字，别人也没见过这个盘子为止。狱长对渔民说：‘去吧，走运的是你不识字’。”

伏尔泰很会安排他的故事。一年之后，他又在《路易十四的时代续编》中暗示，这位铁面人是位身份重要的人物：

“许多人每天都在问我这位轰动全国又埋名隐姓的犯人是谁。我是一个历史学家，可不是什么算卦先生。可以肯定，他不是维尔芒多伯爵，也不是波弗尔公爵①。

① 波弗尔公爵生于1816年，是“投石党”运动的领导者，多次被捕，后为路易十四释放，派往甘迪城与土耳其人打仗。——译者

波弗尔公爵是在甘迪城^①失踪的，而且我们无法在他被土耳其人割了脑袋之后辨认他的躯体。政治家夏米亚先生（1652—1721）曾在路易十四的最后一位元帅拉·佛亚特（1625—1691）和法官高马旦先生（1653—1721）的催问下，敷衍地回答说这位犯人掌握着弗盖先生的全部秘密。因此，他至少承认了这位无名氏犯人是在马扎兰主教死后不久被逮捕关押的。可是，弗盖先生对这样一位知情人、一位同僚，为什么事先竟一点提防都没有呢？当我们想到那时并没有什么要人失踪，这就该清楚了，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犯人，他的存在过去一直是密不可宣的。人们的疑团恰恰就在这里。”

一七七〇年，伏尔泰不怕把他的猜测推得更远，明确地说：

“很清楚，既然不~~让他~~在巴士底狱院子里走动，医生看病，他也只能戴着面罩说话，这无非是害怕人们从他的面孔上认出与另外的什么人相象的地方。”

与谁相象呢？对于那些还未去猜想的人，伏尔泰（这位谨慎的作家没有在这篇文章的后面署名）的出版商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把事情说明白了。

他告诉人们，戴黑面罩的犯人与路易十四非常相象。这

^① 甘迪城，希腊克莱特岛上的一座古城。——译者

样一来，问题就简单了：这个犯人不是别人，而是路易十四的哥哥。路易十四的母亲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苦于不能为路易十三生个孩子——我们知道路易十四出生很晚，她可能是和她的一位情夫先生下了这第一个孩子，然后通过马扎兰大主教的庇护把他藏了起来。

红衣主教死后，路易十四可能发现了这位哥哥的存在，为了个人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他便下令给这位哥哥戴上面罩，遣往圣马克里特监狱，并委任圣马尔作监护人，直到他死去。

多亏了伏尔泰，巴士底狱这位犯人的秘密算是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这位《老实人》的作者那些引人注意的披露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这里，无需指出他的错误和不实之处。可以说，伏尔泰对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可信的事实，使之明朗。其实，他既然知道这位犯人喜欢穿柔软的衬衣（这是路易十四的母亲的一种癖好），也就可以猜到这位犯人的确切亲缘关系了。

王室从来没有对这个神奇的故事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辟谣。可是，一位移居异乡的名叫塞纳克·德·梅兰的贵族却透露过，一七五四年的一天，当时的王太子，即后来的路易十六的父亲曾当面和他谈过此事。王太子说，伏尔泰猎奇的作法降低了他所述说的历史的可信程度。塞纳克当时的印象是，这位戴面罩犯人的秘密凭联想就可以知道了。

王太子当时对他说：“我也曾想过这件事，但是父王（路易十五）对我说过两三次：‘如果你知道了它是怎么一